

博雅之思

北大

学
子
美
文

易磊 田洪江 主编

作品以刚柔的审美意识，以细腻优美的笔调，抒发了相思之委婉，情意之缠绵，失意之感悟，理智之潜流等多味的心之情节，情理深处蕴含着温馨之感，给人以情的启迪和美的陶冶。

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理性的展示了当代高等学府学子的高层次基地情感阅历和深层次的人生感悟。

作者缘其所好，自由挥笔，或叙事，或阐释，或抒情，坦率地表达了个人思想志趣，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感受，真实地叙说所见所闻所感，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叙事、抒情和说理相得益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博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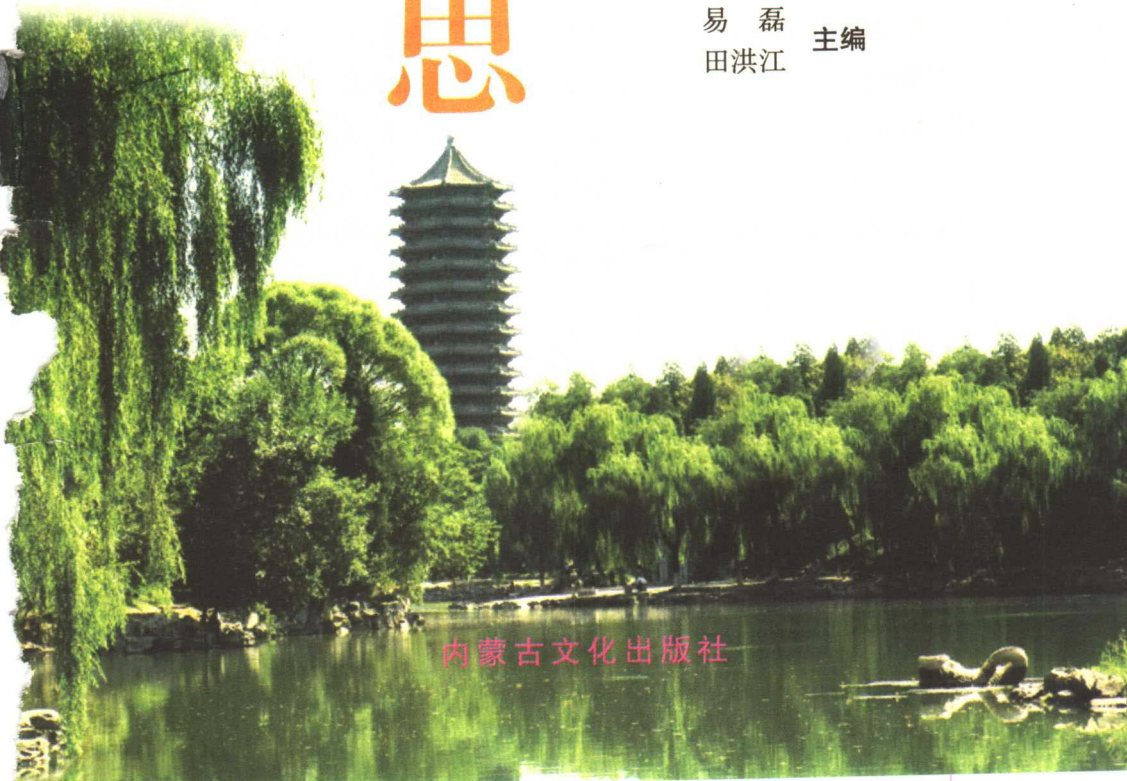
北大学子美文

之

思

易磊 主编
田洪江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博雅之思/易磊,田洪江主编.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6. 1

(北大学子美文:2)

ISBN 7-80675-419-9

I. 博... II. ①易... ②田...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50822 号

北大学子美文·博雅之思

易磊 田洪江 主编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邮购、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8241421

网 址 www.nmwh.com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金马印刷厂

责任编辑 格日乐

封面设计 安雅飞扬

开 本 920×1300mm 1/18

印 张 13 字数 180千

2006年2月第1版 200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册

ISBN 7-80675-419-9/I·208

定价:22.80元

前 言

散文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在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史上可谓奇葩,它以其独特的语言、形式,展现了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展示了其作者的真我风采。

本书是《北大学子美文丛书》中的一本,共收录 40 余位作者的近 50 篇作品,作品以刚柔的审美意识,以细腻优美的笔调,抒发了相思之委婉,情意之缠绵,失意之感悟,理智之潜流等多维多味的心之情结,情理深处蕴含着温馨之感,给人以情的启迪和美的陶冶。

作品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理性的展示了当代高等学府学子的高层次的情感阅历和深层次的人生感悟。

作者缘其所好自由挥笔,或叙事,或阐理,或抒情,坦率地表达了个人思想志趣,淋漓尽致地宣泄内心感受,真实地叙说所见所闻所感。奇思妙想和真知灼见交相辉映,叙事、抒情和说理相得益彰。

在许多人纷纷投入到商品经济大潮的今天,竟然还有这么多缪斯的追求者,孤独而又执著地行进在文学之路上,的确是值得我们欣慰的。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讹误与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更由于篇幅原因,尚有部分佳作未能收录,我们诚恳地希望各位文朋诗友与读者及时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再版时订正。

田洪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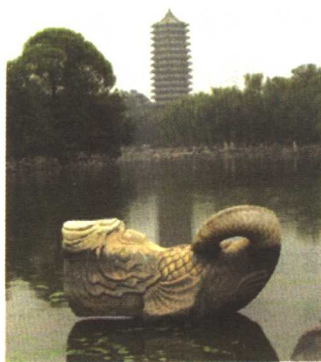
2006 年 2 月



目 录

Contents

大学之于我	1
孑然一身	5
悟空的理想	13
我和“脚”	15
我和蓝分手的第.....	19
燕园随笔	23
梅开二度	27
流星划过天际	31
燕园听雨	33



爱你在心里, forever	37
父爱无言	41
知 音	45
诗意或失意的年代	49
新浪文化	53
配角碎片	55
闲言碎语之朋友	65
光荣与梦想:王者归来	69



《一一》阅读笔记	73
一篇旧文	91
伴舞在深紫色中——送给绍尔	95
别了,巴乔	99
在旋律中感受	101
孤独的情人,我看杜拉斯	107
我与京剧	119
我与国奥:1996~2004	123
我们是这样长大	127

捉襟见肘的华美	131
敏锐而又绝望的《情人》	137
最初的爱,最终的爱	141
栀子花香	145
梦回徽州无梦	149
深夜随想	165
溶在思念里的星巴克	169
奠 祭	177
罗比,罗比.....	181
观影展	187



触不到的恋人	193
“运动的视域”之:我看《苏州河》 ...	197
橘子树和狼	203
我是一条鱼	207
雨	219
故乡的年	221
留下一篇心情	225
明天	227





学之大 之于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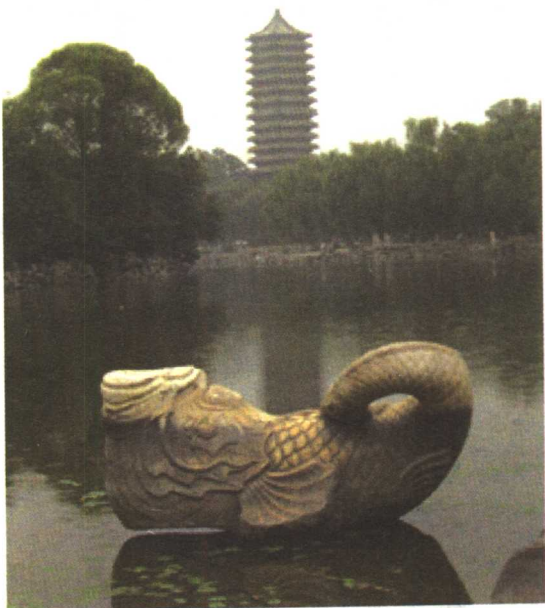
>>hx

——440晚年

通常意义上大学生活,于我而言,以为只有大二大三两年。

大一昌平园的时光不过是高四,一个小园子,七百多人,树上一些鸟,林间一些松鼠,春天花开的时候,路边开满丁香、迎春、桃花,别有一样风景,傍晚斜坐操场边,听场上奔跑呐喊,望远处夕阳西下,别是一种宁静。这本是一片难得清净的地方,但初出茅庐,躁动奔放的心却希望有个更广阔的天空。于是,大家盼望着离开。

回到燕园,开始只有历史系的同学住在了公主





楼的四层,而440在原来五人基础上加了一个quequer。

大二、大三的日子如箭一般飞过,记得清晰的也多是山鹰社和学习的苦闷。大四,才终于有了回归440的感觉。

申请保研那段时间,大家忙着准备材料,联系自己想去的院系,谁都不能完全确定去向,有时喜讯还没来得及让人宽慰,变故便陡然而降,虽然磨炼人的心力,但愤慨与无奈也常让人憔悴。

过了那段熬人的日子,开始了渴望已久的颓废。说起来,一向乖惯了,还不知怎样算颓废,只记得大家常睡得很晚,一包恰恰,一袋牛板筋,蚰蚰常带的卤制鸭掌什么的,大家会在少许沉默+瓜分后,开始聊天,我是最不争气的,常常没聊到关键话题,就已经顶不住睡意,先去睡了,其他几人会继续聊着。每天都要九点以后才有起床的可能,后来比较了一下大家的起床时间才发现这根本不算什么。

不知谁提议,大家该蹦蹦迪。条件简陋也就只能因陋就简了。关掉日光灯,打开闪烁的应急灯,腾出屋子中间窄而又窄的过道,放上roseash的强劲音乐。结果第二天隔壁同学开玩笑地问我:你们屋昨晚是在吵架还是





战争?后来次数多了,终于引得四邻不安,也就蹦得少了。

大四才开始接触QQ这个东西。还是蚰蚰手把手教得俺。那时候,大家上机都在理科一号楼的二层、三层。开始在QQ上聊天还进不了状态,大约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每次上网都会把好友更新一次。阿蓓和蚰蚰率先上了BBS,但俺却始终很少接触BBS。那时宿舍聊天的话题也随大家上网内容不同而



变化,有一阵,天天讨论星座。什么组合,什么运势,什么速配,那时的440女侠,随便拉一个都是半仙。后来蚰蚰做了一塌糊涂历史系版的版斧,ROSEASH也常挂在上边,而阿蓓和大付则常去水木晃悠,剩下的一个找工作,另一个则开始打工的日子。

那时大家还戏称,要给我们屋挂一副对联,上联是:越快乐越堕落,下联是:越堕落越快乐。横批:堕落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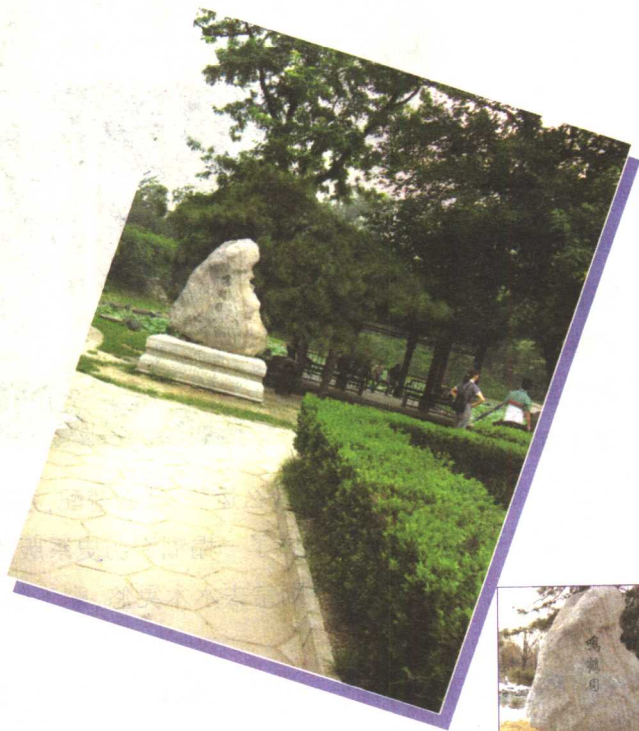
封宿舍的前一晚,大家又都回到了440,买了很多吃的,屋里已经搬得差不多了,只剩蚰蚰的部分行李。拉了一张床单在地上,大家坐在上边,开始我们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聚餐。吃着东西,喝着啤酒,说着笑话,唱着歌。后来在长长的条幅上写下“我怎么哭了”挂在窗外,深夜两点的夜空飘扬着女孩们离去的歌。



这就是我们的不算完整的“晚年”。

年轻总是美好的，轻狂与放纵，越轨与发泄，或许是这段节奏的强音，那些被压抑隐藏的情绪总会在某个时候荡入校园。那段日子，让人学会了另一种成长与另一种生活。

于是我知道了，我的大学是三年，大二大三大四。





然 子一身

>> 迷你菠萝

女主人公：依依，大一，20岁

男主人公：苏穆，大一，21岁

男主人公：根号2，大一，20岁

男主人公：根号3，高四，21岁

(一)

那次，根号2特别地认真：做我女朋友吧。我答：不。记不清了，不知之后他或是我又说了些什么，只隐约记得在话筒中听到了他短促低沉的呼吸，我就笑了。

在象牙塔的日子没什么感觉，一天天地过，做自己想做的事。没事可做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邪恶。似是而非地拒绝了根号2之后，又三天两头地把电话打过去，说一些不相干又暧昧的话，再耍些小脾气，等他哄——他一定会哄的，我知道。是不是很邪恶？有些愚弄的味道。

根号2，这个名字是室友小薇取的。大家都喜欢做爱情假想，于是在他第一次给我打过电话后，小薇问：帅吗？我打了个哈欠，想了又想：大概……14米？不会吧，这不是2的平方根吗？我说：会，会。心想：被我贬损



的可怜人!

同样,在我收到了另一个人的第一封信后,就有了个根号3。根号2,根号3,不多说了,老同学,可以纵容我的人,能有多大区别呢?惟一不同的是,根号3在高四补习。对他,我就人道多了,至多信中问一句:想我了吗?

我并不是个称得上漂亮的女生,却足够优秀

和可爱;有一些任性,却远远算不上缺点。我喜欢一个女生和几个男生的故事,喜欢被人爱恋,尽管在我,这与感情无关。

“有个男生给你打电话。”小薇告诉我。

“谁呀?”我漫不经心。

“没问,谁知是根号2还是根号3?”见我没反应,她托着下巴,歪着头看我,“哪个是姐夫啊?”

“都不是。”我依旧做着自己的事,一副心如止水的样子。

“那可不行。这不欺骗纯情小男生吗?”她假装正经地质问。

“嘻嘻,没办法,谁叫他们遇到我了?”我洋洋得意。

“美吧你!”然后笑做一团。

这有什么不好?我喜欢这样打发日子。有人示忠的大学生活,日子过得快些。

干嘛要把一个人放在心里,然后活得那么辛苦?



(二)

冬天了,雪在飘,大一,已经过了一半。

雪花恣意地飘着,在这个醒来的早晨,似乎越飘越大,没有停的意思。远远近近的矮树高楼黑白相间,层次分明。雪花纷纷扬扬,白天飘在心上,夜晚飘在梦里。

我赖在床上懒懒地不想动。那是他吗?看不清他的脸,却感觉好真切。他穿着夏天常穿的那件黑白格子的衬衫。是他。我的心跳加快。我呼喊:苏穆,苏穆……可,他不见了。我睁开眼睛。

我就这样想着他,突然间幻想着不期的相遇,幻想他拥抱着我,紧紧地,那么激动,我却漠然,僵硬地站立,说,你认错人了,然后把泪流在心里。

怎么会想起他?曾经我欣赏的人?我信任的人?还是……曾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吧,不该记得了。

我闭上眼睛,让自己眼前黑黑。他在哪里?在这个城市的另一个方向,一个我常无意眺望的方向。在那里,他过得好吗?

他是不会想起我的,我知道。

(三)

雪看来不会停的,反正周末,我不想出去。

洗衣,吃饭,看看书,聊聊天,就这样打发了一天。晚上躺在床上想着昨夜的梦,心不知飞到了哪儿。

电话响了我没听到,直到有人把话筒递过来:依依,你的电话,一个男生。

我的?根号2?根号3?

电话那边的声音好熟悉:“周末,没什么事,给你打个电话……我以前



给你打过的,可你不在……”

“您……哪位?”我打断了他,心咚咚乱跳。我明明听出了他的声音的。

“我是苏穆。”他停停,好像又笑笑,“上大学,生活的还好吗?”

“还好……我……我……都很好……”我拿着电话,语无伦次。我该说什么?我了解他这半年的生活,我想啊,但我没问。他也没了下文。于是,我说,没事我挂了。就真的挂了。仿佛在挂断的那一刻他在说什么,或许是我的幻觉吧,谁知道呢?

我呆呆坐在床上,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他?苏穆?想念他?

他有哲理性的思维,有着飞扬的文采,有着不拘的字体,有着好听的声音。那个暑假,我给他打过无数次电话,每次都是我在不停地说——我怀疑自己哪来那么多的话。然而,他是不解风情的,我又是自负的。本想上大学了就可以孑然一身了。以前的同学大都天各一方,可我们却又生活在了同一个城市。我宁愿相信那不是缘分,想想,在我生活过的那个距北京区区百里的小城,但凡能进京的,又有几个会放弃呢?

我一直不愿弄清自己对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觉。除了最初的关注,除了强烈的信任感与崇拜感,是否也曾有过些许的心动?

我想我是喜欢他的,然而那是不应该的。





我以为在我来大学报到的前一天晚上，在我听着他的声音然后挂断电话的一瞬间，对他的一切都不存在了，我以为我早就忘记他了，忘记很久了，可也许不是，我不知道，在骗过自己之后，或许一切依旧。

其实我对他的感情，他应该比我知道得更多。他没有理由不知道啊。

他不会像我想念他一样地想念我。打电话给我，他只是寂寞罢了。我知道了。

忘了他，我对自己说，一个人同样可以生活得很好。

我不去想他，不去想近在咫尺的他的大学。

怎么心里空空的？

(四)

寒假，我躲在家里，不参加同学聚会，不去见任何人。

2月14号，我逃回了学校自己过情人节，却收到了根号3预订的玫瑰。根号2打来了电话，说，他一直没有自信，不属于自己的，本不该强求，所以想收回曾经说过的话。我说，好啊。却有点失落。

挂了电话，我心不在焉地在矿泉水瓶中插着玫瑰。

五一黄金周，没回家，为期中考试忙碌。

六一，很巧，过生日，二十岁。根号3在电话中说：二十岁之前没有恋爱是人生一大憾事，你有没有遗憾？

我问他：你说呢？

他笑笑。我知道现在的他不愿深谈，也笑笑：快高考了，我等你的好消息。

二十岁之前没有恋爱是人生一大憾事，真的吗？我拨通了苏穆的电话。

“Happy Children's Day！”我说。

“The same to you！好久不见了，你还是没长大。”他笑了。

“是，快一年了。”我竟有一种涩涩的感觉。

但他并没有发觉，依旧用他一贯平静的语气：“这是上大学后你第一



次给我打电话吧。你还记不记得，去年暑假，你……”

“我给你打过好多次电话。那时，好像……”我笑，笑得很不自然，“其实……你知道的……”

他不作声，仿佛在思考着什么。我静静地等。

半晌，他说：“我……知道什么……”

是啊，他知道什么？我又知道什么？我假装不再想起他，却有哪一刻真的忘了他？我只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想弄清楚自己的感情。可是，一年的时间，我又弄清楚了什么？

“我乱说的。”我苦笑，好久，试探着问，“没给我找个嫂子吗？”

他笑笑，默许。

“你们……学校的？”

他不答，只又轻轻笑笑。

“她……很出色吧……”

“也许不是。很普通，像我一样，平静，平凡。”

“你很幸福。”我有些嫉妒。

“你呢？还没有吧。”见我不作声，他接着说，“优秀的女孩可以活的骄傲一些，可以有更多选择的权利，甚至有玩世不恭的资本，就像你。而我不能，我不敢太放纵自己，我只能做自己有把握的事情。”

握着话筒，我愣住了。这就是他认识的我和他心中的自己吗？





“可是，可是，”他有些语塞，“你也应该试着长大。”

“怕我嫁不出去吗？”我故意装出轻松，“又不会赖给你。”

短暂的无言，接下来的是我的狂笑，还有他的狂笑。

“你以前就特别爱笑。”他说。

“是吗？”我笑，“以前，不记得了。”

(五)

半个月后，我与根号3并排坐在学校操场边的草坪上。不远处的篮球场上，有人在玩着篮球。

“你有没有遗憾？”同一个问题。

“单恋算吗？”我淡淡地笑，不去看他。“给你讲个故事吧。高三那年，我特别欣赏一个很优秀的男生……”

……

故事讲完了，久久的沉默。我又补充：“其实一个人并不一定清楚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我转过头，看着他的眼睛，他却把头转向一边，笑了。

我轻轻躺在草坪上，语气中带点惆怅：“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又有多少呢？”

“可他很了解你，也很……很喜欢你。”

“是吗？可是……”我不再说。

他也不急，就那样坐着。良久，他拉起我：“走，我们打球去。”

